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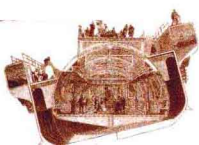
经典名著
延伸阅读

八十天环游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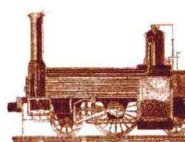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詹姆斯·普鲁涅 绘 颜湘如 译



作家出版社



八十天环游世界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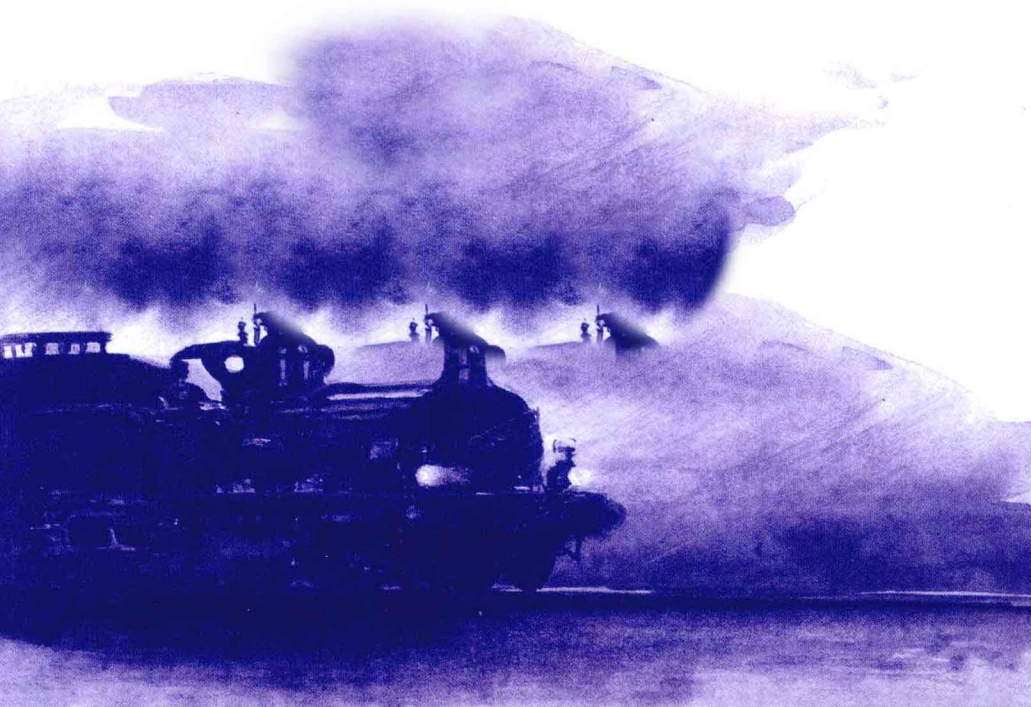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詹姆斯·普鲁涅 绘

颜湘如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6 - 49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十天环游世界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普鲁涅绘; 颜湘如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6

(经典名著·延伸阅读)

ISBN 978 - 7 - 5063 - 5363 - 2

I. ①八… II. ①凡…②普…③颜…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8374 号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First published in 1873

Illustrated edition ©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Notes by Jean - Pierre Verdet, Illustrations by James Pruni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10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权使用

八十天环游世界

作 者: [法] 儒勒·凡尔纳

绘 图: 詹姆斯·普鲁涅

译 者: 颜湘如

统筹编辑: 王宝生

责任编辑: 苏红雨

装帧设计: 薛 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10

字数: 185 千

印张: 8.5

印数: 001 - 15000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363 - 2

定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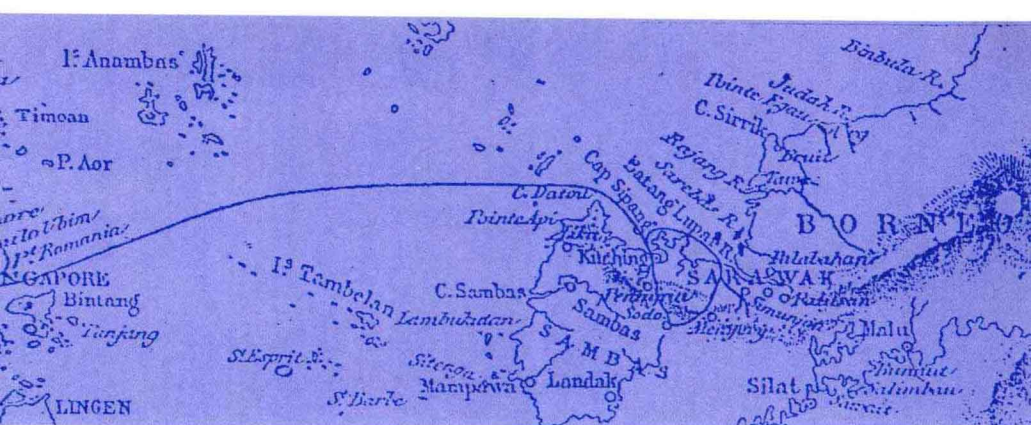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 八十天环游世界 |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

- 1 费雷斯·佛格与万能互相接纳了对方，一人为主，另一人为仆... 1
- 2 万能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7
- 3 可能让费雷斯·佛格付出极大代价的一段对话... 11
- 4 费雷斯·佛格将仆人万能吓呆了... 20
- 5 伦敦证券市场上出现了一只新的有价证券... 26
- 6 菲克斯警探理所当然显得不耐... 30
- 7 再次证明护照对警方毫无用处... 36
- 8 万能或许多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39
- 9 红海与印度洋的海况都对费雷斯·佛格的计划十分有利... 44
- 10 万能为了只遗失一双鞋而庆幸不已... 53
- 11 费雷斯·佛格以天价买下一只牲口... 61
- 12 费雷斯·佛格与同伴冒险穿越印度森林与其后续发展... 72
- 13 万能再次证明命运之神总会眷顾勇者... 81
- 14 佛格循行整段秀丽的恒河河谷却无心浏览... 89
- 15 袋子里的钞票又减少了数千英镑... 97
- 16 菲克斯似乎完全弄不清楚状况... 104
- 17 新加坡到香港途中所发生的一切... 111
- 18 佛格、万能、菲克斯各人自扫门前雪... 119
- 19 万能对主人的事太感兴趣与其后续发展... 125





- 20 菲克斯与费雷斯·佛格直接面对面... 134
- 21 “水上人家”的船主差一点就得不到两百英镑的赏金... 140
- 22 万能发现即使到了地球另一端，身上最好还是带点钱... 151
- 23 万能的鼻子变得太长了... 159
- 24 安然横越了太平洋... 166
- 25 集会日浏览旧金山... 173
- 26 搭上了太平洋铁路的特快车... 182
- 27 万能以二十英里的时速循行摩门教的历史轨迹... 188
- 28 万能有理说不清... 195
- 29 只有在美国铁路线上才会发生的各种意外事故... 205
- 30 费雷斯·佛格只不过尽自己的本分... 213
- 31 菲克斯警探非常尽心地维护费雷斯·佛格的利益... 221
- 32 费雷斯·佛格决定正面迎击厄运... 228
- 33 佛格显露了应付局面的能力... 233
- 34 万能有机会挖苦人了... 243
- 35 佛格无须对万能叮咛再三... 247
- 36 费雷斯·佛格的行情再次看涨... 252
- 37 事实证明费雷斯·佛格这趟环游世界之行，除了幸福一无所获... 258



1 费雷斯·佛格与万能 互相接纳了对方， 一人为主，另一人为仆

“不论是午餐或晚餐，餐桌上摆的一定是来自俱乐部厨房、储藏柜、配膳室、鱼产冰柜、乳品柜的美味料理。”

一八七二年，位于伯灵顿广场沙维尔街七号的宅子里——也就是一八一四年谢里敦去世时的住处——住着一位费雷斯·佛格先生。尽管他尽量低调行事，却仍是伦敦革新俱乐部里最独特、锋芒最露的会员之一。

这位费雷斯·佛格身为英国最伟大的演说家的继承人，其实是个谜样的人物，外界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英国上流社会一位非常高雅体面的绅士。

有人说他像拜伦——长相而已，因为他的双脚可是完美无缺的——不过却是蓄了胡子、沉着稳重、千年不老的拜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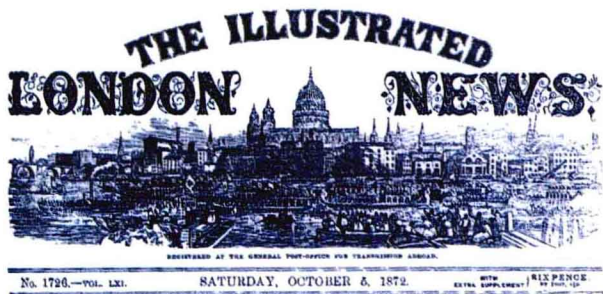
费雷斯·佛格肯定是英国人，但却可能不是伦敦人。他从未曾出现在交易所或国家银行，或城区的任何



英国诗人拜伦(Lord Byron, 1788—1824)25岁时的画像，詹姆斯·荷姆斯(James Holmes, 1777—1860)绘。拜伦一生颠沛流离，长期处于动乱中。他在参加希腊对抗土耳其的战役中病亡。他的死使他成为浪漫派英雄中的象征性人物。



著名摄影师、画家、作家兼飞行员的纳达尔 (Nadar, 1820—1910) 所拍摄的凡尔纳 (Jules Verne, 1828—1905)。《八十天环游世界》在1873年出版，共有25种语言译本。此外，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也十分有名。即便他只写给年轻人阅读，成人也是他的读者。



创刊于184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是当时俱乐部为士绅所准备的报纸之一。

一家银行。从未有任何一艘属于费雷斯·佛格的船只在伦敦的船坞或码头停靠过。此人从未任过公职。在四法学院里，无论是中内殿、林肯或格雷学院，都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他从未上大法官法庭、王座法庭、理财法院或教会法庭打过官司。他既非产业家，亦非商人或地主。他既非皇家科学研究所、伦敦研究院、工艺研究院或罗素研究院的成员，也不属于西方文学学会、法律学会或直接由女王陛下赞助的艺术与科学联合学会。总之，尽管首都的机关团体多如牛毛，从玻璃琴协会到以消灭害虫为主旨的昆虫协会无一不有，他却不属于任何组织。

费雷斯·佛格是革新俱乐部的会员，如此而已。

如此神秘的人何以竟成为这个高级俱乐部的成员呢？说穿了其实是由他的往来银行霸菱推荐他入会的。由于他的户头余额向来充裕，开出的支票总是能立即兑现，因此便建立了良好的信用。

这位费雷斯·佛格很富裕吗？这点毋庸置疑。但即使消息再灵通的人也不知道他的钱从哪儿来，当然更不可能直接向佛格先生去打听。他并不慷慨，但也不吝

嗇，凡是需要钱做一些公益善事，他都会默默地，甚至以匿名方式捐出钱来。

总而言之，再也没有比这位先生更内敛的人了。他尽可能地少说话，而他越是

沉默便越显得神秘。虽然他的生活毫无遮掩，但是由于他做的事永远一成不变，不由得引来了更多的揣测。

他旅行过吗？很可能，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世界

各地。不管再怎么偏僻的地方，他也似乎都了然于胸。有时候，他会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话纠正流传于俱乐部内有关于迷途旅人的谣言；他会指出真正可能发生的事，而最后事实也总是证明他说的没有错，就好像他有预言的超能力似的。这个人一定四处走遍了——否则至少也神游过。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费雷斯·佛格已经有好多年未曾离开过伦敦。那些有幸与他交情较深的人证实道，除了每天从家里到俱乐部的直线路径之外，谁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他。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和玩惠斯特牌。这种静默的牌戏恰好符合他的个性，因此他经常是赢家，不过赢来的钱从来没有进过他的口袋，倒是使他的慈善金提高不少。但话说回来，佛格先生玩牌显然纯粹是为了玩牌，而非为了赢钱。牌戏对他而言就像一场对抗困境的战斗，却又无须行动、无须迁徙、不至劳顿，正对他的脾胃。

据说费雷斯·佛格无妻无子，但就算是老实人也可能如此；又听说他无亲无友，这点确实就比较不寻常了。佛格独自住在沙维尔街的宅子，宅子里谁也没有进去过。一个仆人服侍他已经绰绰有余。他总是在准确、固定的时刻，在俱乐部的同一间饭厅、同一张桌子，享用午餐与晚餐，既不宴请其他会员，也不邀请陌生人，午夜准时回家只是为了睡觉，他从来没有使用过俱乐部专为会员准备的舒适房间。一天二十四小时，他在家十小时，除了睡觉便是梳洗打扮。假如想散步，一定也是踩着相同的步伐，或是在门厅细木镶嵌的地板上踱来踱去，或是绕行圆形画廊，画廊里有二十根爱奥尼亚式红色斑岩柱，支撑着上方那片蓝色彩绘玻璃拱顶。不论午餐或晚餐，餐桌上摆的一定是来自俱乐部厨房、储藏柜、配膳室、鱼产冰柜、乳

凡尔纳的地球仪。他努力揭示大陆与海洋的界限。这些都是在这星球上，由英雄们、探险家以及大航海家所创造的标杆。



品柜的美味料理；侍候他的一定是俱乐部里穿着黑色燕尾服与绒呢垫底皮鞋、面容严肃的侍者，使用的则是上等瓷器餐具以及萨克森高级餐巾；盛装他的雪利酒、波尔图酒或是加了肉桂的波尔多酒的，一定是俱乐部那些造型已经失传的水晶玻璃瓶；而用来为他的饮料保持清凉的也一定是俱乐部的冰块——花费巨资从美国湖区运来的冰块。

如果过这样的生活也算是个怪人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个怪人也有他的好处！

沙维尔街的宅邸虽然不豪华，却也是出了名的舒适。此外，由于屋主一成不变的习惯，因此仆人的工作少得不能再少。不过，费雷斯·佛格却要求唯一的仆人必须精准、规律得异乎常人。就在十月二日当天，佛格辞退了詹姆斯·佛斯特，只因为这名仆人为他准备刮胡子用的水不是华氏八十六度而是八十四度。此时他正等着接替佛斯特的人，应该会在十一点至十一点半之间到达。

“他每天走从家里到俱乐部的直线路径。”



费雷斯·佛格端坐在扶手椅上，像个接受检阅的士兵，两只脚紧紧靠拢，双手按着膝盖，抬头挺胸，注视着时钟的指针一格一格前进，这座钟十分复杂，可以显示时、分、秒、日期、月份、年份。十一点半整，佛格先生依照日常的习惯，理应出门前往革新俱乐部了。这个时候，有人敲了

小客厅的门，费雷斯·佛格就等在里面。

被解雇的詹姆斯·佛斯特走了进来。

“是新来的仆人。”他说。

一个年约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上前行了个礼。

“你是法国人，名叫约翰？”佛格问道。

“先生不介意的话请叫我尚。”新人说，“尚万能，这个绰号一直跟着我，因为我有摆脱困境的天赋。我自认为做人诚恳，不过老实说，我从事过几种不同的行业。我曾经走唱过，曾经在马戏团卖艺，有时候学雷欧塔表演高空杂耍，有时候学布隆丹走钢丝；后来为了善用我的才能，便当上了体操教练，最后我在巴黎当消防士官，甚至还参与了几场大火的救助。如今我已经离开法国五年，为了体会家庭生活便到英国来当仆人。可是我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听说费雷斯·佛格先生是全英国最一丝不苟、深居简出的人，我便前来应征，希望从此能过着平静的生活，甚至把万能这个名字抛到九霄云外……”

“万能很合我的意。”佛格先生说，“你是别人向我推荐的，我听说了不少有关你的好话。你知道我的要求吗？”

“知道。”

“很好。现在几点？”

“十一点二十二分。”万能从口袋深处掏出一只大银表，回答道。

“你的表慢了。”佛格先生说。

“很抱歉，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的表慢了四分钟。不要紧，只要确认了差距就行。那么，从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星期三上午十一点二十九分的此刻开始，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说完，费雷斯·佛格站起身来，左手拿起帽子，以



英国剧作家暨政治领袖谢里敦(Richard Sheridan, 1751—1816)位于沙维尔街七号的豪宅内部。凡尔纳也将主人费雷斯·佛格的宅第设于此，沙维尔街过去是伦敦一条高级的街道，紧邻摄政王街。



属于谢里敦的18世纪挂钟，让人想到英国家庭传统的挂钟。凡尔纳想象佛格在计算时、分、秒，以安排行程。

机械式的动作戴上帽子之后，没有再说一句话便离开了。

万能听到靠街的门一次关门声：那是他的新主人出门去了；接着又一次：这回是前一位仆人詹姆斯·佛斯特走了。

沙维尔街的宅子里，只剩下万能一人。



“这个时候，有人敲了小客厅的门，费雷斯·佛格就等在里面。”

2 万能相信自己 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我发誓，”万能一开始有点惊愕，自言自语道：“我在杜莎夫人那儿看到的人，也和我的新主人一样栩栩如生！”

这里最好说明一下，杜莎夫人那儿的“人”其实是蜡像，十分逼真只是不能说话，在伦敦吸引了不少参观人潮。

在刚才匆匆与费雷斯·佛格见上一面的几分钟内，万能已经很快、但很仔细地观察了未来的主人。这个人大概四十岁左右，相貌堂堂，身材完美高大，金黄色的头发与颊髯，额头光滑，鬓角也见不到细纹，脸色略显苍白，牙齿整齐美观。面相学家所谓的“动中取静”，他似乎已经发挥到极致，这也是那些动手不动口的人的共通点。沉着、冷静、眼神清澈、眼皮不动，这是最典型的英国人，安洁莉卡·考夫曼也曾以画笔完美地呈现出这种略带拘谨的神态。从这位绅士日常生活的种种行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各方面都十分镇静的人，适度的沉稳，精准得有如李洛伊或恩萧马表一般。事实上，费雷斯·佛格便是精准的化身，这点从他双脚与双手的姿势便能清楚看出，因为人和动物一样，四肢本身便是表达情感的器官。

费雷斯·佛格便属于精准到了极点的族群，这种人随时都做好准备，从来不匆忙，对于步伐与举动更是十分吝惜。他们走的一定是最短的捷径，绝不会多跨一步。他们不会浪费任何一个眼神望向天花板。他们也不容许自己做任何多余的手势。他们从不在人前显出激



著名的空中特技员雷欧塔 (Jules Léotard, 1830—1870)，发明了高空双向跳。



这幅青年画像是考夫曼 (Angelica Kauffman, 1741—1807) 所绘。她出生于瑞士，后来曾想定居伦敦，最后在罗马终其一生。她从12岁起就开始画画，是她画家父亲的学生。



“至于绰号‘万能’的尚，是一个土生土长道地的巴黎人。”

谢里敦豪宅内部楼梯。与凡尔纳所写的相反，谢里敦晚年酗酒，并丧失记忆。他死于1816年，而不是1814年。



动或不安。他们是全世界最从容的人，却从来不会迟到。然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们为何独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他们知道在生活中难免要和人有所接触，由于接触会使事情耽搁，所以他们便不与任何人打交道。

至于绰号“万能”的尚，是一个土生土长道地的巴黎人。已经在英国住了五年，并且在伦敦担任仆人的工作，却一直找不到一个让他喜爱的主人。万能可不像莫里哀笔下那些厚颜无耻的丑角一样耸着肩、撅着鼻子、目中无人。不，万能是个好人，长相讨喜，嘴唇微翘，好像随时准备要品尝食物或亲吻似的。他性情温和又热心，圆圆的头形很好看，我们都会希望在朋友的颈子上看到这样一个头。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脸上充满朝气，脸胖得连自己都能看到颧颊，胸膛宽阔，身材壮硕，肌肉强健，由于年轻时期经过充分的锻炼，所以现在的他力大无穷。他的棕色头发有些蓬乱。虽说古代的雕刻家有十八种方法可以梳理米娜娃女神的发丝，万能整理头发的方法却只有一种：用粗齿梳子梳三下，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断言这位仆人充满活力的个性是否能与费雷斯·佛格合得来，恐怕还嫌太早。万能是否能彻底符合主人精确的要求呢？这也只有雇用之后才见分晓。我们知道万能年轻时过着飘忽不定的生活，现在渴望能歇一歇。从前听人称赞英国人做事有条不紊，英国绅士更是出名的冷淡，他便想到英国来赚一笔。不过直到目前为止，运气并不好。他根本找不到落脚之处。他待过十户人家。每一户的人都是性情怪异、反复无常，而且经常外出寻找刺激或世界各地到处跑，万能已经无法适应。他的前一位主人是年轻的隆菲利议员，老是在海马克酒馆里通宵达旦之后，才被警察扛回家里来。万能不

想冒犯主人，便试着以温和的方式提出劝告，由于主人无法接受，他便离开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费雷斯·佛格先生在找仆人。他打探了一下，知道这个人生活极为规律，不在外过夜，不出门旅行，甚至没有离家一天过，这对他再适合不过了。于是他上门应征，后来受雇用的情形我们也都看到了。

十一点半一到，万能便独自留在沙维尔街的房子。他开始从地窖到阁楼四处察看。这个房子整洁、朴实、有条不紊，他很喜欢。他觉得这里好像是一个美丽的蜗牛壳，而且是个有足够瓦斯供应照明与暖气的蜗牛壳。万能很快便在三楼找到自己的房间。他十分满意。房间里有电铃与通话管可以和夹层与二楼的房间联系。壁炉上有一座电子钟，和费雷斯·佛格卧室里的钟一模一样，而且两座钟的时间分秒不差。

“这个好，这个好！”万能心想。

另外他又发现，房里的时钟上方贴了一张纸，原来是每日的工作清单。清单上注明了——从早上八点，也就是费雷斯·佛格按时起床的时间，到十一点半他出门前往革新俱乐部用餐——所有工作的细节：八点二十三分准备茶与烤土司，九点三十七分准备刮胡子用的水，九点四十分梳理头发等等。接着从上午十一点半到午夜，也就是这位一板一眼的主人上床之前的时间，一切也都预先规定好，写得清清楚楚。万能高高兴兴地默念着清单，然后将各项杂务牢记于心。

至于主人的服饰也非常齐备，而且品位极高。每条长裤、每件上衣与背心都有编



此图是位于沙维尔街七号豪宅的外观，拿破仑三世的裁缝师普耳（Henry Poole）也曾住在此处。这条街也因有许多国宝级裁缝师在这里定居而享有盛名。



谢里敦豪宅的入口处，充满19世纪维多利亚式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



“费里斯·佛格便是精准的化身，这点从他双脚与双手的姿势便能清楚看出。”

号,再对照到出入登记簿上的号码,便能知道随着季节不同,哪天该穿哪套衣服。鞋子也一样。

总之,沙维尔街的这栋宅子,在当初才华出众却放荡不羁的谢里敦居住的时期,想必是杂乱无章,如今却是窗明几净、整齐舒适。这里没有书房、没有书,这些对佛格先生毫无用处,因为俱乐部有两间图书室供他使用,一间以文学为主,另一间则以法律、政治为主。

他的卧室里有一个中型保险箱,坚固的构造兼具防火与防盗功能。屋里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狩猎或争斗的器具。一切都在显示出主人平和的性情。

仔细观察过这个住所之后,万能搓搓手,大大的脸上笑逐颜开,高兴地不断说道:

“这个好!这正是我要的!佛格先生和我一定相处融洽!一个不喜欢出门、生活规律的人!一个一板一眼的机器人!我可讨厌服侍一个机器人!”

“万能很快便在三楼找到自己的房间。他十分满意。房间里有电铃与通话管可以和夹层与二楼的房间联系。”



3

可能让费雷斯·佛格付出 极大代价的一段对话

十一点半，费雷斯·佛格走出沙维尔街的住处，在右脚跨到左脚前面五百七十五次，左脚跨到右脚前面五百七十六次之后，来到了革新俱乐部。这座庞大的建筑坐落于波尔购物中心，而整个中心兴建完成的花费绝对不下三百万。

费雷斯·佛格马上就到餐厅去，餐厅的九扇窗子面对着一个美丽的花园，只见树梢已经被秋色染黄了。他坐到平时的位子上，餐具早已摆好。他的午餐包括一道前菜、一条以上等里丁酱调味的鱼、一份以蘑菇点缀的赤红烤牛肉、一块大黄醋栗蛋糕、一小块柴郡干酪，另外还配上几杯专为革新俱乐部精选的茶叶所冲泡的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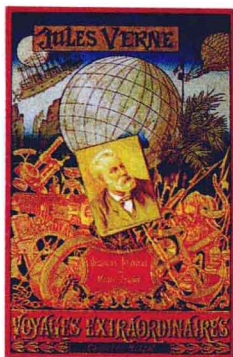
十二点四十七分，佛格起身往大客厅走去，豪华的厅里挂满了以精致画框装裱的画。一名侍者递上一份未分页的《时代报》，从费雷斯·佛格分页时的熟练动作，可以看出他对这份费力的工作并不陌生。费雷斯·佛格看这份报纸一直看到三点四十五分，接着看《基准报》一直到晚餐时间。晚餐的情形和午餐相同，只不过多了一样英国皇家调味酱。

五点四十分，佛格又出现在大厅，然后开始专心地读起了《记事早报》。

半小时过后，许多会员纷纷走进来，围靠到烧着煤炭的壁炉旁边。这些人是费雷斯·佛格先生平日的牌友，他们都和他一样是惠斯特牌迷：有工程师安德鲁·史都华、银行家约翰·苏利文与山缪·法伦丁、啤酒商汤玛斯·弗拉纳根、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戈提耶·瑞



波尔购物中心(Pall Mall)是从以前的一种槌球游戏(Paille Maille)而得名。多间知名的俱乐部也在这个中心里，革新俱乐部位于104号，它的建筑形式让人联想到意大利式宫殿。19世纪时，自由党的党员与其党友在此聚会。



埃泽尔(Hetzel)出版社所出《安第弗大师奇妙探险记》(1894)的精装本。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将凡尔纳介绍给埃泽尔(Pierre—Jules Hetzel, 1814—1886)认识,这个出版商向往出版能传递当代世界科学与历史知识的儿童文学。

凡尔纳与小说的主人翁一起跑遍全世界。漫画家德居纳(André Gosset de Guines),又名吉尔(Gill),画出地球插在凡尔纳的笔上。



尔夫——全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即使在这个满是产业界与金融界权威的俱乐部里,也同样有地位。

“瑞尔夫,”弗拉纳根问道,“那件窃案进展如何了?”

“那件事呀,”史都华回答,“那笔银行的钱一定飞了。”

“不,”瑞尔夫说,“我希望能逮到主嫌。警方已经派出一些干练的警员,前往美国与欧陆各大出入境港口,这位仁兄应该逃不出他们的掌心才是。”

“不过,知道窃贼的形貌特征吗?”史都华问。

“首先,他不是个窃贼。”瑞尔夫严肃地回答。

“偷了五万五千英镑的人,还不算是窃贼?”

“不是。”瑞尔夫回答。

“那么是名产业家啰?”苏利文说。

“《记事早报》言之凿凿地说他是个绅士。”

这次回答的人正是费雷斯·佛格,他从周四一堆报纸当中探出头来,一面向同他打招呼的会友们回礼。

他们谈的这件事发生在三天前九月二十九日那天,这几天英国国内的各家报纸都讨论得沸沸扬扬:有人从英格兰银行出纳主任的桌上,拿走了成沓总额达五万五千英镑的钞票。

众人都不敢相信窃贼竟如此轻易得手,而副总裁瑞尔夫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当时出纳员正在记录一笔三先令六便士的存款,所以无法兼顾。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这也使得整件事比较说得过去——这间英格兰银行似乎特别注重民众的自尊心。既没有护卫,也没有铁栅栏!金子、银子和钞票就这么明摆着,好像先到的人就可以先拿似的。但他们绝不会怀疑任何一个人的操守。有一个对英国习俗观察入微的人甚至说过:有一天他到这间银行来,看见出纳